

# 小贩春苗

□雷雨

整整三十多年了，一点也没有春苗的任何消息。真要感谢如今互联网的人肉搜索无远弗届，与春苗居然联系上了。她还是那样语速极快地细说往事。

春苗是我中学同学，圆圆的脸蛋，齐耳的短发，身材虽不高挑挺拔却饱满灵活，一直都是精神抖擞情绪昂扬的神情。你也许难以想象，在那个年月要考上我们的县高，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春苗考上了。我在一班，她在六班，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县城的高中，一个年级也就六个班的学生啊！

高一结束，新学期开学，春苗就再也没有在校园里出现过。传来的消息纷乱而多元。有说她

南下广州去打工了；有说她嫁人了，在婆家村子小学里做民办教师；也有人说她大姐在北京，给她介绍了一个有身份的人家，去做保姆呢，话语间，似乎有点暧昧的味道。大家都学习压力大，议论一番也就各自埋头去学习了。

关于春苗的传言是以讹传讹。实际情况是，她做过短暂的村小代课教师，就匆匆嫁人了。也很快就有了两个儿子，而孩子他爸，按照春苗的说法，那个畜生实在是太不照“路数”了。路数，是我们那一带的方言，有规矩、守则之意。把春苗彻底激怒的是，他居然给她抱回来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实际上，就是他的私生子。看着无辜的孩子圆滚滚闪亮的清澈的童眸，春苗心软

了下来，她接纳了这个孩子。但，对这个男人，春苗是彻底地失望了，不，是厌恶。春苗义无反顾，坚决离婚，带着三个孩子去了那座叫做鹰城的新兴城市，去卖菜、卖水果，做小商贩，自己要拉扯大这三个孩子。

春苗从亲戚那里借了一些本钱，从没有做过生意的她，不认识秤，起初还不会骑三轮车。去批发新鲜蔬菜三点多就要到现场，而摊位上的讨价还价一站就是一天。春苗说，儿子们在出租屋里做完作业，还要背着篮子，帮她去叫卖剩下的蔬菜。有时候，红薯、玉米都是挂在儿子们的脖子上。待孩子们疲惫不堪地睡去，春苗擦洗他们被磨得红肿的脖颈，还有皲裂的小手，真是心如刀绞啊！春苗说，你可知

道，我被没收过多少次三轮车啊？你可知道，我被追赶落荒而逃的屈辱与绝望吗？你可知道，我在菜场遇到如今在机关或者其他单位工作的同学们的尴尬与局促吗？好在，这一切，都随风而逝了。

春苗说，她很喜欢看《权力的游戏》，这倒颇让我有点意外。我们读初中时，她的英语很好，但看如此漫长的美剧？春苗咯咯地笑着说，雪诺也是史塔克家族中的私生子啊，我看史塔克夫人看雪诺的眼神，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啊！生不如养，这样的老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呢。

春苗如今不做小贩了。她很是自豪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都过得很扎实、照路数哦。她已经做奶奶了，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 花儿匠的小智慧

□孙忠南

老张是我们单位的花儿匠。他的一些很实用的小智慧，令我刮目相看。

起码有三件小事，让我常常忆起。

小枯枝的价值。苗圃地里的红叶小檗，已经栽种了十多年。地块上许多地方缺株少苗，斑斑秃秃的样子，甚是难看。如果全部更换新苗，需要很大一笔费用。老张建议，不要破费那么多财力，补种就行。于是，那些空缺部位及时得到了填补。可新种下的苗子需要每日浇水，才能保证成活。但这些新补上去的苗，穿插在那么大的地块上，怎么才能保证每次都能浇到而不会遗漏呢？我很狐疑地问老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老张抬起手，把我的视线引向他所指的地方。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老张对我说：你看到那些一根根小枯枝了吧，它们旁边的那些植株就是新栽下去的。我每天在插了小枯枝的地方，就能准确找到新补种的苗子。

我对老张的这个小窍门啧啧称赞。

小树叶的暗语。因为要建停车场，设计方案上要求把出口处种了一二十年的几棵大香樟树移位。树很快被移栽到新的位置上，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那么大的树，能不能适应新的环

境而成活。但是，树那么大，怎么才能知道它们是否平安呢？

老张说：你看这些树，为了保证它们能够获得足够的阳光和水分，繁枝和树叶几乎都被剪除掉了，但树头上那几根小枝丫上的叶子，却被保留了下来。这叫“消息叶”。叶子的状态，可以及时传达出整个大树的生长讯息。只要小树叶长势健康，就表明大树没有问题；如果叶子发焉，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及时给树根补充水分。

这个老张，居然还懂得树的语言。

小弹簧的仁慈。为了介绍各种树木的名称、原产地和植物特性，许多树被铁钉钉上标志牌，有的用铁丝把标志牌固定在树上。天长日久，树木渐渐长大。这些树，有的在被钉的部位，长出了很大的树瘤；有的在铁丝捆绑的地方，长出一圈凸起的勒痕。我每每看到都有一种隐痛。有一天，突然想起老张。他对我说：这个很简单，只要把标志牌的固定扣件，改为细小的弹簧，代替钉子和铁丝即可。

他的这个建议，立马让我茅塞顿开。可不是吗，树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弹簧就会跟着“松绑”啊！

老张的这些小智慧里，可藏着不小的学问啊！我受他的启发，采用这种“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办法，解决了不少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正所谓，只有找不到的钥匙，没有打不开的门。

# 和妈妈吵架

□程丽娥

爸爸生病走后，妈妈伤心过度，整天无精打采，不和外人来往，我们姊妹四个无法全心工作，想尽办法哄着妈妈，可是妈妈却越来越孱弱。

那次，我和老公中午回家看她，看到妈妈躺在床上，连早饭都没吃，我们俩就帮妈妈做饭，妈妈又开始重复说她那几句话：“我和你爸爸帮着把你们舅舅姨娘养大，现在你爸爸走了，他们……就是欺负我啊！”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对妈妈说：“妈妈，你是老大，你不能度量大些，不要和弟弟妹妹一样。你多想想他们的好，这样你心里就有感恩的想法，会好受些。”我的话还没完，妈妈就大哭起来，高声说：“你是说我不是人了呗，我不活了，你爸爸快来把我领走吧，我

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老公忙去哄妈妈，来训斥我。

我也不服气，妈妈说几句，我说一句，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又哭又闹。老公求我，别说了，把妈妈气坏怎么办？我说：“你别管，她是我妈。”

饭做好了，我向妈妈道歉：“妈妈我错了，不该和你吵架，你打我吧。”妈妈说：“那么大的人了，怎么打？”

妈妈不哭了，但是不吃饭，老公问我：“怎么办？”我就大声说：“妈不吃，我就不吃。”妈妈只好起来吃饭，我也就开吃了。

从那以后，每次回家，我都要和妈妈吵上几句。但是我感觉越来越吵不过妈妈了，因为妈妈再也不哭了，经常引用邻居们的话，变得伶牙俐齿了。妈妈心态越来越好，越战越勇。我们娘俩，一边吵，一边笑。



《鱼戏之一》木刻甘露

青石街 207号  
NEW SUPPLEMENT

# 盘里明珠芡实香

□朱立文

周末，陪妻子去逛菜市场，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位老人，好奇地走过去。咦，原来是卖鸡头米的！

小时候，家门口的池塘长满了鸡头米。夏初的时候就开始吃它了，首先是摘那些刚长出的嫩茎，连皮带刺揭了去，剩下的秆十分像荷叶的茎，折断后也是丝丝相连。这样的嫩茎切成细丝，和辣椒同炒，极下饭。

当鸡头米长到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虽然名曰“摘”，手可不敢轻易碰它，它身上的刺比刺槐身上的刺还厉害，得带上镰刀才能将它请回来。记得第一次跟着大人下水时，就吃过它的亏，脚上被扎了许多下，后来母亲告诉我秘诀，走在有鸡头米的水中，裤脚不要卷起来，脚也不要抬起，蹚着厚厚的污泥走，就不会被扎到。

作为一种零食，鸡头米的

味道可谓一般。虽然米仁有些香糯，但米很小，剥的时候咬着壳，便浸了一嘴的苦涩。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吃食，还是能给我们这些馋嘴小孩一些安慰的。一把煮熟的鸡头米，能打发我们一下午的悠闲时光。

听村里的土郎中说，鸡头米可是个好东西，就连大诗人苏轼都用它来熬粥喝。后来查了一些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另外，书中记载苏东坡吃芡实别出心裁，方法特异，即取熟的芡实，剥去外壳，放入口中，缓缓含嚼，直至津液满口，再鼓漱几遍，徐徐下咽。中医认为，芡实味甘性平，归脾肾经，具有滋补强壮、补中益气、开胃止渴、固肾益精的功效。苏大诗人的吃法，和我们小时候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菜市场回来，特意买了几个鸡头米。看到女儿学着我用力地踩着那长满刺的鸡头，仿佛又看见了儿时的自己！

## 微观

○ ○ ○

## 书橱虽大

郭乐水

周末在家，闲来无事，顺手整理整理书橱。原计划花上半天时间，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就结束“战斗”。何故？这几年并没有添置几本书，整理起来并不费事。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父亲每年都给我订《少年文艺》，我自己也想方设法省钱买书。再后来，自己居然拼了个“小书橱”藏书。那时大家都穷，读书主要靠借，这个小书橱使我在小伙伴中间得地位无人能比。我现在的书橱，很大很气派，书橱里的书摆得满满的，但大都是七八年前买的。发达的网络为看书、买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虽然我也看了一些电子书，但总是找不到当年的那份快乐。

晚上，我把感慨说道给爱人听，引起了她的共鸣。可上初中的女儿却不以为然，她说，读书关键看心境，电子书、纸质书无论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如果心境发生了变化，书橱再大、书再多，也不见得愉悦。我无意去说服她，因为她说的貌似有理。

## 玉兰花

洪艳

玉兰花总是早早地开放，提醒人们美好的春光已在眼前。每年看到玉兰花第一眼我都想起我的奶奶。

我的乒乓球是奶奶教会的，拼音启蒙是奶奶教的，麻将也是坐在奶奶身边学会的。至今我在炒菜时偶尔还能想起奶奶烧的菜的味道，长大后去过很多地方才知道那是江浙地方菜。奶奶出生在江南小城，本名惜春，工作后改成了后来我们熟知的名字。等我读懂《红楼梦》，很想知道奶奶为啥取这个名字，已无从问究了。可能是她出生在4月底，珍惜春光的意思。奶奶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每年春天都会守在二楼窗前，保护楼前的两棵白玉兰树。大孩子在树下打闹，她会叫他们走开，大人谁要去树下捡朵花更会被她呵斥。久了，谁也不敢靠近这两棵树。

看《朗读者》董卿问徐静蕾，“你现在还能感受到奶奶的光把你照着你吗？”我在心里回答，“能，每年看到玉兰花我就感受到了。”

## 桃花朵朵

张梅

阳光伸出温暖的手指，在大地的脸上轻轻一抹，草就绿了，花就开了，脚下的泥土，就传出舒缓的喘息。站在城市一隅，我已空灵的思想，正在繁花似锦的春色中，寻觅久违的境况。

故乡在乡下。所有原始的本真的物象，都会在季节轮回之中，展现出清新的模样。每到春天，伴随季节的脚步，寂寥了一个冬天的桃树，便把娇羞的心事，一朵一朵地展露在世人面前。所有吐蕊的心事，都招来多情的蜜蜂、翩跹的蝴蝶、灵动的小鸟，让它们在悄然接近的窗口，感受春天的妩媚和灿烂。

真正赏识桃花的，不是肉体凡胎的人类，而是那些大自然的精灵。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